

# 先聲報



第七期

◀ 內容摘要 ▶

第一版：黨代表大會通過十項議決案。  
社論：更廣泛地發展羣衆運動  
第二版：論五邦大合併的若干問題  
第三版：談談幾個月來的時局  
第四版：剖析李總理的故事十二講  
第五版：事實不容歪曲  
第六版：黨代理主席馮俊田同志  
在第五屆黨代表大會演詞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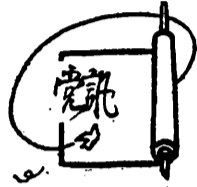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 每份一角半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 黨第五屆常年代表大會

### 通過十項議決案



#### 黨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執行委員名錄於下：

主席：哈倫莫門末亞密，副主席：馮俊田，總秘書：華合沙，助理總秘書：耶耶，財政：呂青海。委員：亞梅哈芝典馬，湯永釗，佐哈里珊頓及哈山梅。

黨第五屆常年代表大會，通過下列十項議決案：

- (一) 人民黨呼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團結一致，反對殖民主義。
- (二) 該黨支持由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所倡議的五邦社會主義者會議。
- (三) 人民黨反對行動黨在處理星馬問題合併問題上排擠其他政黨以及嘗試進行假的合併，人民黨要求符合馬星二地的人民利益的完整合併，以及要求將雙方談商的内容公開。
- (四) 人民黨要求行動黨解散政府，舉行大選，以便人民選出一個他們

所支持的新的政府，同時具有權力去談商星馬合併的問題。

- (五) 人民黨要求政府取消公安法令及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以及給予人民更大的民主權力。
- (六) 人民黨譴責行動黨政府利用人民協會及民衆聯絡所來達致他們的政治利益及目的。
- (七) 人民黨向總理李光耀挑戰，要求他提出證據證明人民黨在一九五九年的大選中受馬共的支持，如果不能提出證據，他必須收回這些指責。
- (八) 人民黨要求星加坡政府迅速批准職工總會 SATU 之註冊。
- (九) 人民黨要求政府降低建屋發展局之租金。
- (十) 人民黨要求政府迅速解決人民協會之工潮。

#### 社論

## 更廣泛地發展羣衆運動

自從左翼和行動黨展開關於兩條不同合併路線的鬥爭以來，形勢是有了一些變化。一方面是支離破碎，衆叛親離的只剩下幾個政治寡頭的行動黨已和聯邦右派份子公然地勾結在一起，他們甚至聯合了北婆三邦的右派份子正積極活動，準備要和左翼力量進行垂死的鬥爭了；另一方面，是經過了這場政治鬥爭，左翼力量已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和鍛鍊。參與鬥爭的羣衆比過去廣泛起來，一般在政治上表現中立的受英文教育階層人士，在這次政治鬥爭的教育下，有很多都投身到反對行動黨一黨包辦的假合併的行列中來。這種新的現象是在一九五九年大選後的初期所沒有出現的。左翼運動無疑已向前推進一步，現在誰要合併，誰反合併的兩條政治界線是劃分得很清楚，在十月十六日東姑在國會所發表的政策演講，使局面更明朗化起來，兩條不同合併路線的鬥爭，從此進入一個較新階段，而左翼在政治上仍舊處於主動的地位。

這次聯邦右派反動份子公然表示拒絕完全合併，只讓星洲以一個所謂「夥伴」的不平等地位加入聯邦的主張和立場，是一點也不會使人們感到意外和震驚的。他們站在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立場上，反對符合星馬人民利益的完全合併，是任何稍微有政治常識的人所能預先估計到的，當然鬥爭仍然會繼續下去的。現在的問題是：反對真合併的人是行動黨和聯邦右派份子；星馬人民則都是要真合併。一邊是要假合併反對真合併，把星洲淪為變相的殖民地，另一邊是要真合

併反對假合併，使國家恢復統一。這兩種主張和立場當然是合不來，一定要鬥爭的，不可以也不應該鬆懈或中途停止的。

我們主張星馬真合併，必須依靠兩地人民的力量，不能依靠幾個領袖去爭去拚，這個真理至今沒有變。可是！有一些人又往往在鬥爭趨向複雜，尖銳的時候，便表現出他們急躁不耐煩的情緒，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來了，不願意沉着地堅持苦幹，把鬥爭堅持下去，從而更徹底暴露行動黨的假合併。他們只看到反動派不要完全合併的一面，因此便急着要提出另外的政治要求。其實這是非常不正確作法，除非客觀上已有了巨大的變化，否則我們仍舊要鬥爭下去的，任何急性的表現都是有害的。

幾個月來的事實，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左翼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合併路線，是提得非常對，也爭得非常對，它是那麼有力地擊退行動黨的反動氣焰和政治影響，使左翼在政治上一直處在主動地位，發動和教育了相當廣泛的羣衆，使越來越多的羣衆明白和擁護左翼提出的民主平等的合併路線。最近，東姑在國會中的演講，更是幫了左翼的忙，教育了一些還存着懷疑的人，使這些人弄明白到底是誰在反合併，誰要真合併的真理，而加速了部分落後羣衆的覺悟。為了使羣衆更快地提高政治覺悟，不只要有正面的教育，而且也更需要反面的教育。東姑在這方面正是當起了出色的反面教員來了。以後一切反動派都會在這方面繼續幫我們的忙，加速羣衆的政治覺悟的。

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怎樣把羣衆運動更廣泛、

更進一步的向前推進，是怎樣更好地爭取和發動羣衆的大多數與這場爭取民主平等的合併，反對假合併的政治鬥爭中來，這是每個嚴肅的羣衆工作者都應該深入研探的實際問題。為了使羣衆運動向前推進，把目前已告一個段落的爭取合併的鬥爭，好好地作總結，檢討鬥爭的成敗，吸取經驗，然後再展開鬥爭，無疑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把左翼的主張、立場更廣泛地和羣衆見面，不只要見一次面，而且是要多次見面，使到不只部分羣衆懂得左翼的主張、立場。而且要使廣泛的各階層羣衆都懂得左翼的主張、立場。使羣衆的大多數都自覺的起來，這樣，事情就好辦，運動就能向前發展了。我們明白爭取羣衆的大多數是戰勝敵人最有力的保證，嫌人多，以為人多碍手碍腳的想法是錯誤。我們是需要做很多切實細膩的工作。絕對不要在當前的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絲毫的急性，否則，會給反殖民主義鬥爭帶來損害的。

我們黨的新中央委員會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當前的形勢要求我們的黨今後必須在政治上發揮先進的作用，為着不落後於形勢的要求，黨必須加強中心領導，使黨和更廣泛的羣衆有密切的聯繫，實際上，直到現在，有些基層羣衆對我們黨還不甚了解，這種情況證明過去的一年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夠的，是迫切地需要改善和通過有效的步驟去克服和加強。我們希望新的黨中央產生後能夠克服過去的一些弱點，使黨和勞苦羣衆的聯繫進一步加強，在今後的政治鬥爭發揮更大的作用。

# 論五邦大合併的若干問題

· 思思 ·

大合併只能在人民的同意下才能進行，我們反對少數人包辦代替，獨斷獨行，我們主張依照人民的願望行事。大合併應該符合民族平等的實施。總之，大合併計劃必須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則，由人民去決定。

目前，「五邦大合併」的問題正被某些人巧妙地利用來作為製造與加深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工具，不管人們主觀上如何想去迴避對這個問題的爭辯或注意；但是，它刻下已被提出來並成爲一個各有關地區人民所應加以理解的現實政治問題。爲此，我們在此將專門探討對此問題的實質，讓大家能隨時注視此一問題的可能發展趨向。

## 提出大合併計劃的政治背景

老實說：五邦大合併計劃的提出，並非如某些自詡政治家所宣傳的那樣簡單與輕而易舉便可實現的事。我們不妨先來認識一下究竟東姑的大合併計劃是在何種政治背景下被提出來的。

首先，應該承認東姑在星馬是被左翼力量作為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來看待的。左翼運動在星馬的蓬勃發展與左翼力量的不斷增長，對右翼集團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嚴重威脅；換言之，如果依照目前此種有利於左翼力量的發展的政治環境不給予徹底的扭轉過來，則日子一久它將會從根本上動搖了東姑集團對馬來亞的統治。這一點是東姑集團首先必須考慮的政治環境的質變趨勢。我們相信，倘使此種政治變化是向有利於東姑集團的方向發展，則大合併計劃的提出將不會那麼迅速。這是第一點。

星洲在一九六三年將要與英國舉行憲制談判，這個談判必將如期舉行；既要舉行，則星洲人民必會要求更大的民主與自由，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修改現行的憲制，使它更符於「內部完全自治」的精神。而欲達此目的則必須繼續反對殖民主義，世界上是沒有要求自治而又不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存在。某些人深知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是一種必須面對的強大的政治壓力，而又不得不面對它；於是，爲了巧妙地轉移人民對此談判的重要性的認識，既要幹得妙，又要講得「頭頭是道」，於是，大合併便被提出來了，在他們的所謂「策略」上估計此一口號的提出將會打消星洲人民要求更大更多的民主與自由，所以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的「新獨立論」便到處宣揚。在本邦，目前不也有人正大肆打聽地宣揚通過大合併而立刻取得獨立嗎？他們是幹得多麼起勁，又多麼地賣力啊！

爲了緩和星洲人民反殖運動的繼續發展，也爲了保存外國對星洲據有幕後的控制權，大合併計劃的提出正是他們停止星洲憲制繼續發展的妙策。這是第二點。

在星馬，今天要恢復國家統一的呼聲愈來愈響亮，也愈來愈普遍；這是一般無法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星馬保持目前的分裂現狀是不行的；星馬統一是一星馬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是，如果星馬真正統一起來，則東姑集團將落在極大的政治上的不利，星洲左翼力量的壯大是東姑集團一路來拒絕星馬恢復統一的最根本的政治因素之一。

可是，不恢復星馬統一不行，要恢復統一與本身的政治利益發生衝突；因此，另

一套堂而皇之的政治策略便被提出，要合併嘛，就連北婆三邦也一起劃入合併的範圍內吧。在東姑集團看來，這或者將抵消星馬恢復統一所可能帶給他的不利的政治條件。東姑集團的如意算盤雖如此打，可是話又講得頂漂亮，說甚麼如此一來便可把北婆三邦更早地實現獨立。可是，他卻不時流露他的企圖，準備把三邦一併就劃到馬來亞的版圖上，成爲三個「州」原來所謂大合併只不過是現在馬來亞版圖上的擴大而已，談不上甚麼平等，更談不上甚麼「互惠」了，這是第三點。

北婆三邦目前是由英國統治，如果東姑集團「大合併計劃」的提出倘使未得英政府的支持或默許，他竟那麼「熱情」並滔滔不絕地向人民宣揚其計劃的「好處予五邦」可就使人難以理解了。

北婆三邦人民目前正掀起爭取民族獨立運動，政黨政治的漸趨成熟與普遍使到某些人不得不另想辦法來扭轉這個政治局勢，或許明白此種爭取獨立政治運動無法阻擋，那也得設法將它引導上一種歪路上去，表面上是三邦獲得政治獨立，事實上却是一種變相的殖民統治的延續。某些「精明」的政治家爲了要實現其「新瓶裝舊酒」的目的，不敢正面地公開地阻擋人民要求獨立的運動，於是，大合併無疑是一個最妙的辦法了。因此，大合併計劃恐怕是在五邦有人點頭答應以後，才宣佈出來的吧。這是第四點。

第五點，也就是最後與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五邦的政治局勢正在迅速地變化與發展。倘使東姑集團所製訂的大合併計劃不快點提出來，積極進行部署工作，則此計劃恐怕就會越來越推銷不出去了，也許據他們估計現在推行尚有成功的希望。這就是爲甚麼東姑集團及其同路人那麼焦急地要五邦人民快快接受其大合併計劃，反對者則通通給套上「高帽子」，然後才說幾聲大合併計劃的推行是基於五邦人民的自願，此種先恐嚇後行爲，說明了東姑集團是多麼急要五邦立刻來一個大合併呀！

## 東姑大合併計劃的本質

從上述的政治背景中，人們便可以或多或少地瞭解到東姑的大合併計劃是屬於甚麼貨色了。由於這樣，也就不能不把大合併計劃作為「政治花槍」，將它粉飾爲替有關地區的人民的切身利益設想的計劃。而實際上却是替他本身集團的各種利益打算的計劃。

東姑本身可能估計五邦立刻大合併後對他是無損的，反之可能給他帶來許多政治上的利益，要不然，他爲什麼拒絕星馬恢復真正統一呢？既然他老是鼓吹「大合併」的好處，那麼，星馬先來一個真正的小合併」又爲什麼要給予「擋駕」呢？可見東姑主張大合併是存有另外的政治目的了。

正由於如此，儘管東姑集團如何圓滑地解釋他的大合併計劃，但是，他總該無法否認一個事實，即他曾三番四次地說北婆三邦不資格獨立的謬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暗示北婆三邦無資格獨立，那麼要獨立就非

跟馬來亞合併不可，既是合併，則三邦只能聽從馬來亞東姑的指使了。一個被否定有資格獨立的地方，要跟一個所謂已經獨立了的馬來亞合併，這難道不正意味着平等的合夥是不可能的嗎？要平等的合併，則雙方必須互相承認各自都有獨立的地位，而不是此方非依賴彼方便不能獨立。難怪大合併計劃中，只把北婆三邦當作「州」的地位來處理與看待呢。

任何漂亮的話都不能掩飾上述的事實，東姑的話是說出來了，初時口氣是多麼咄咄逼人，好像北婆三邦非盲目接受他的大合併計劃不可，後來他碰了釘子，三邦廣泛人民終究拒絕了他的大合併計劃，於是，現在的口氣也就不會像初時那麼盛氣凌人了。說甚麼大合併要基於各地區人民的「自願」。只有當北婆三邦人民同意加入之後，他才歡迎。這正好說明他的大合併計劃在三邦的推行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過，由於他的大合併計劃的本質是建立在「老子第一」的不平等的基礎上，同時也是爲了他的集團以及其同路人的狹隘利益着想，因此，它遭受到三邦廣泛人民的反對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三邦的人民是有自尊心的，而不是任何人驅使的傀儡呀！

## 大合併的錯誤看法

倡議或附和所謂大合併計劃的可尊敬的先生們，爲了粉飾統治計劃對北婆三邦人民的不利實質以及企圖模糊人民對該計劃主要是在鞏固東姑集團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之認識，於是，他們便創造一些又古怪又幼稚的言論來替自己打圓場，其中被強調再強調，鼓吹再鼓吹的一點，便是大合併計劃一旦實施，北婆三邦便可以即刻獲取獨立，如果它們各自先爭取實現獨立，將會害多利少。

這是表面頗有理由可以成立的理論，但一揭穿之後即告原形畢露。首先此種通過大合併而實現獨立的「獨立宣言」基本上是從否定北婆三邦有足夠條件獨立的觀點上出發，既然採取了此種否定的態度，那麼在本邦的一些附和着豈不是在滅自己的威風，長他人的志氣，結果當然是北婆三邦要獨立，便得拜他人爲爺爺，承認自己是兒子，所謂平等又何在？

大合併是爲了什麼？照他們說，便是要協助北婆三邦現在就獨立，事實是否如此簡單？完全不是。當然如果英政府把北婆三邦的一部份統治權移給東姑集團，而後美其名曰三邦獨立了。這怎樣說得通呢？可是，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此種通過大合併而達致所謂獨立的說法，實際上是在於把北婆三邦變成由右翼集團統治的「三州」，此「三州」將處於附庸的地位。

應該清楚地說，某些人既然反對本邦各族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運動，說什麼本邦不可獨立，獨立了就要大亂，可是，他們却又主張通過合併的途徑來實現北婆三邦的獨立，甚至要即刻就獨立，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似乎說沒有大合併，北婆三邦就永遠不能獨立的樣子，這是什麼話，以人口多少與地區面積的大小來談論夠不夠資格獨立，豈不是等於說三邦的人民不資格享受民主自由的神聖權利，這是多麼荒唐的觀點啊！

有一個事實必須注意，那就是北婆三邦

現在仍然由殖民統治者統治，任何大合併的計劃有損於他們在三邦統治的利益，他們是不會接納的。獨立就是意味着由當地人民自己來「當家作主」，獨立就是意味着結束殖民主義的統治，因此，如果說實現獨立而不會跟殖民主義統治的利益發生矛盾，那真是天下奇聞了，其實天下根本就沒有如此荒謬怪誕的「獨立論」。

說得淺顯一點，東姑大合併計劃的目的其實並非是在真正想協助北婆三邦儘早走上獨立的道路，它把大合併後能使三邦不必經歷反殖民主義的階段而實現獨立的論點，拿來到處兜售，其目的無非是想藉此來哄騙三邦的人民，並喪失對其大合併計劃的本質有真正的認識而已，口甜並不一定好貨色啊！

## 大合併與反殖的關係

某些極力鼓吹五邦大合併計劃的人，在提到其所謂協助北婆三邦早日實現「獨立」的時候，很巧妙地迴避去提及有關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照他們看來，北婆三邦的人民可以用大合併來代替反殖以取得獨立。從這里，人們便很清楚地看出大合併計劃的提出有意轉移三邦人民反殖的注意力，讓大家去爲遙遠的大合併問題鬧個不休，從而爲彼等製造擴大人民的內部矛盾創造條件。

要用東姑大合併計劃來代替人民反殖是不可能的，北婆三邦要獲取真正的獨立而不反殖也是不可能的，說北婆三邦人民可以越過反殖階段而實現獨立是完全違反一個殖民地走上獨立的歷史必然發展規律。因此，殖民地人民沒有起來進行反殖運動，也就無所謂獨立了，難道這還容得置辯嗎？

我黨已經明確地表明立場：認爲五邦大合併計劃是完全不能接納的。我黨堅持北婆三邦先取得獨立，然後，「大合併計劃才可能被考慮施行」。此既充份說明我黨認爲爭取本邦獨立是較大合併來得重要並必須先行解決的政治問題，這個見解完全符合目前本邦的政治情況，只要對大合併的立場不改變，我們深信我黨在對待大合併的態度將會繼續獲得廣泛的人民的同情與擁護。

刻下有人老是吶喊五邦大合併計劃是解決北婆三邦獨立問題的良徑，奇怪的是這般先生一路來都在反對本邦的獨立運動，現在突然改變基本的立場說本邦現在就可以獨立，只要跟馬來亞合併便甚麼都解決了。看啊！他們是想得多麼天真，這或許就是他們所謂的「獨立自然到來論」的表現吧。一會兒聲嘶力竭地反對本邦獨立，一會兒又突然贊成通過大合併而獨立，可見其動機與目的是有了問題，否則一個自詡爲「政治家」的人那裏會如此唐突地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呢？

我們始終認爲，本邦人民並不會因爲東姑大合併計劃的提出而鬆弛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全民運動，當然更不會因此而放棄反殖民主義的根本立場。在目前來講，如果我黨不繼續加強反殖的立場與工作，那麼，我黨便要喪失領導本邦各族人民爭取獨立的現實基礎與物質條件。我黨必須繼續貫徹反殖的立場，是因爲我們相信砂拉越不能永遠是一個殖民地，它的現行政治制度必須加以改變，人民必須擺脫外來的統治，而由人民本身來「當家作主」。

(轉入第四版)

左翼分裂、原因何在？

今年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應該是莫過於左翼運動的分裂了，左翼力量好端端地合作了幾年，為什麼在大敵仍然當前的今天要分手呢？這就說來話長了。

原來左翼隊伍里，這兩年來已有了很大的變化。行動黨的黨權派做了兩年的官，在許多困難面前被嚇倒了：失業問題不能解決，舊的國家機器運轉不靈，右派的強大壓力等等，再加上人民覺悟一天天高漲，反殖民主義運動日益擴展，人民不滿現狀，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在這些情勢前面，行動黨的掌權人不願意也不敢於採取放手發動羣衆與依靠人民羣衆的方針，領導人民去克服困難，逐步爭取社會的改革，而是前怕龍後怕虎，害怕得罪了反動派和殖民主義者，鬥他們不過，又怕人民「愚昧無知」受共產黨「利用」。所以處處討好右派，限制左派的活動和發展。這樣一來，政策也就越來越右了。

本來，當芳林補選失敗之後，行動黨領導人是應該痛定思痛，好好反省一下，以便改正錯誤的方針，繼續團結人民，領導人民爭取社會的改革。可惜，他們并不打算這樣做。相反的，當他們看到人民起來反對他們的右傾政策時，反而不顧一切地硬幹下去，堅決地推行右傾的政策。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英國人的勢力這樣大，聯合邦政府實行的又是右的政策，在新加坡這樣的一個小島上，是搞不出什麼東西來的。要嗎。只有向右靠攏。要想實行什麼民主進步的政策是沒有希望的，這種觀點發展下去就出現了許多怪論：例如沒有錢就不能反殖民主義啦，應該與左翼異議派求同啦，繼續反殖民主義已經不現實啦，目前最大的危險就是共產黨的活動啦，……等等。這就是為什麼行動黨領袖一聽到要求釋放政治犯，要求統一工運和擴大民主權利這一類要求時（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他們自己的主張），就怒髮沖冠，大發雷霆的原因。所以，促成左翼運動分裂的，是行動黨已經走上右傾政策的道路——向殖民主義者與右派完全妥協的道路。處處壓制左派，推行對右派有利的政策，違背人民的反殖民主義的意志，拒絕實行團結人民和民主進步的社會政策。寧可危害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傷害聯合邦右派的「感情」，不能讓右派有所「誤會」。這就是行動黨領袖們最典型的策略思想。這樣的右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損害到人民的利益，引起了廣泛的不滿，造成了行動黨兩次補選的失敗。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抨擊行動黨領袖的專橫、獨裁。公共廁所也出現了許多打油詩，發洩對行動黨領導人的不滿。

芳林補選失敗後，行動黨已經處境危殆，但是行動黨的領袖們還不願懸崖勒馬，平息衆怒，還要埋怨是左派「暗算」和怪自己的幹部「假聰明」。這種不知自我檢討，堅持實行脫離人民的右傾政策，拚命討好右派，一意蠻幹到底的作風，正是左翼到了安順補選後，不能不分手的原因。

對於這些分裂的原因，行動黨的領袖是不能向人民明白交代的。所以，他們故意歪曲事實，把左翼分裂的原因說成是有一派人「反合併」「害怕合併」。而他們是要「合併」，主張「合併」的。結果，道不全不相為謀，所以，也就只好分手了。這當然都是一派胡言，沒有絲毫事實可以作根據，根本是不值一駁的。

向右看齊，對付左派

堅決向右跑的行動黨領袖，造成了行動

黨內部的嚴重分裂。幾乎所有比較正直，跟人民羣衆較能有聯繫的黨員和幹部都離開了行動黨。一個新的左翼政黨「社陣」出現了。行動黨和它的領袖們的威信空前低落，如果說行動黨今天已經剩下了一個空殼，是一點也不會過份的。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行動黨的領袖為了挽救其政治危機和組織危機，不惜孤注一擲，進一步向右派看齊，把林有福以前對付左派的一套辦法，照樣搬出來應用。這套辦法簡單說來就是：

首先，製造緊張氣氛，使人人自危，例如共產黨陰謀奪取政權呀！現在是非共與親共的生死鬥呀！親共幹部企圖製造勞資不安來威脅政府呀！等等。這個策略主要是要實現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嚇唬聯合邦政府，向聯合邦政府示意說：趕快收容我們吧！不然共產黨就會拿去吃了！這樣，就達到了行動黨領袖們依靠右派來鎮壓左派的目的，真是「好算盤」，第二個目的是向左派套紅帽子，在人民羣衆中孤立左派。他們向老百姓宣傳說：「多可怕呀！這些不效忠國家的份子，年青，魯莽，信仰共產主義的狂徒，政權一旦落在他們的手上就一切都要完蛋了！」這真是打擊政敵的妙方。只要空氣緊張，人人自危，誰還敢出來哼一聲？

其次，加緊派別活動，清除異己，實行黨同伐異的政策，最明顯的是在工運方面的表現。較早時，帶凡那受命破壞職總，導致了職總的解散，進一步要籌組所謂信仰民主非共政治哲學的工運中心，明目張胆地搞標榜擁護行動黨的總工會。在工人中，利用「勞工與商業僱聯」來強奪工會會員，煽動已經參加進步工會的工友離開原有的工會。鼓勵資方刁難進步工會，無事生非，想造麻煩，利用種種壓力來打擊工會為改善工友切身利益的鬥爭，如泛星屬下的邵氏影業工潮，雜敏遜公司工潮，本來都是平常的勞資糾紛。但是，行動黨政府偏偏要來搞什麼由勞長出面召開工友大會，派紅色鎮暴車出動抓人。其目的何在？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不言自明。

像人協的工潮，就是黨同伐異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本來人協職員安於職守，努力工作，應該是可以太平無事了。那里知道身為人協主席的李光耀先生，偏偏要來搞什麼「效忠行動黨」。必須「信仰行動黨主義」的那一套。把凡是不效忠黨領袖的份子都當作異己分子清除出去。害到兩百多個對社會服務有過優良記錄與貢獻的職員，就這樣白白地摔破了飯碗。這種搞法，到底是誰無情與殘酷呢？這就要問問李總理本身了。

再其次是，招兵買馬，準備再大幹一場。李光耀看到他黨四分五裂，面目全非，當無兵司令嗎？心有不甘，重盤旗鼓嗎？好的幹部都跑光了，怎麼辦呢？老李眉頭一皺，嘿！有了。人民不是只關心職業，薪水，廉價住屋嗎？好！現在我們政權在手，有的是

錢。於是乎，不管阿貓阿狗，三教九流，只要服從領袖，不懂政治，要「搵飯食」的，就可以報名入黨。只求壯大聲勢，不管黨員素質，這就是行動黨領袖今天吸收黨員幹部的方針。但是，這樣搞法，又和過去的勞工陣線或現在的人民聯盟有什麼兩樣呢？

總而言之，為了挽救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危機，行動黨領袖「不恥下問」，把林有福過去大顯身手過的一套看家本領都使用出來了。所差的只是還沒有封閉工會，動手抓人而已。

弄巧反拙。自食其果

林有福過去的那一套行不通，弄到身敗名裂，丟掉了總理的寶座，比最近在昔加末的飛車墜毀損失還嚴重了好幾倍。那麼，李光耀先生現在來如法泡製，大幹一下，是否就夠馬到成功呢？

且看事實證明。行動黨的領袖高聲疾呼：新加坡要完蛋了！但是，事實又如何呢？事實已經證明：所謂緊張恐怖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左翼工會有沒有發動不合理的罷工事件呢？沒有。有沒有不負責任的煽動、挑撥、破壞事件發生呢？沒有。既沒有示威、路障、暴動事件發生；也沒有看到號召推翻政府的標語傳單出現。實際上老李「放任」三個月，已經回朝了。新加坡除了看到行動黨領袖在工運線上製造的幾個緊張鏡頭之外，一切都風平浪靜，相安無事。當然，情況跟過去兩年的相對安靜局面是有不同的，就是文字上的論戰多了起來，但是主要的緊張氣氛還是行動黨的領袖鼓動起來。行動黨不會索性什麼民主、自由統統不要。公開的拜林有福做師父來大抓一場呢？老百姓都這樣的。會不會這樣呢？這很難說。不過，從這個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出：誰應該負責製造緊張混亂的責任？無疑的，老百姓的眼中，行動黨的領袖是難辭其咎的。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爭取民主的第一回合中，老李已經打敗了。

工運線上又如何呢？帶凡那公開宣揚工會應該變成行動黨的樹膠印了。這個人已不敢再喊了。現在他們作了一百八十度的

轉變，大談什麼工會應該脫離政黨政治，應該利用政黨而不受政黨利用。他們竟然抄襲左翼工團一路來都堅持的「工會獨立性」的旗幟，大作超黨性的文章，真是臉皮厚得可以。只可惜面目早已暴露，現在就是穿上羊皮，又誰敢再相信呢？

利用工會做行動黨工具的活動失敗了，對工潮的幾次干預，也碰了壁，想分化工友的團結，挖進步工團的牆腳，也不順風。左翼工團的發展如日中天，行動黨工團則一蹶不振，行動黨在工運線上最近所搞的那一套，不但達不到打擊工運的目的，反而進一步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弄得聲名狼藉。真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討不到半點便宜。

李光耀先生原來以利用電台大罵一通，製造緊張空氣，實行高壓政策，通過御用工

會搞一些搵錢腳的活動，收買黨羽，軟硬兼施，左一個恢復公務員生活津貼，右一個出動鎮壓暴動車對付和平糾察工人，就能夠順手應心，萬事大吉，幫助他渡過難關矣，那里知道好夢難圓，真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奈何？

黔驢技窮，空前孤立

李總理放下官職忙了三個月，只有在搞假合併的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績之外，在其他方面，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不但半點成績看不到，還落得一個壞的名聲——「同林有福沒有兩樣」。為什麼不能如願以償呢？不賣力，這不能怪李光耀先生，那麼，毛病在那里呢？毛病就在方法不對，開錯了藥方，新加坡人民要的是民主自由，他却開了一貼言論封鎖，工人要實行工運統一，他却大搞工運分裂，人民要反殖民主義，他却說目前

是共產黨最危險，工人要和平糾察，他却把鎮壓暴動車開來……凡此種種，都是開錯藥方的實例。能夠使用的方法都使用完了，得到什麼呢？得來的只是空前的孤立。不但在新加坡中孤立，就是在聯合邦，在汶萊，沙撈越，也同樣的孤立。行動黨的車子，已經脫離左翼運動路軌，而開進右派的魔宮中去了。李總理在電台罵這個罵那個。結果反而為他自己帶來了不好的聲譽。他既然得罪了這樣多人，要激起公憤，造成聯合邦社陣和沙撈越等地左翼政黨的抨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可笑的是，李總理希望大馬來西亞的計劃會挽救他的沒落，但是，他還沒有吃到大馬來西亞帶來的美果，就先嘗到了來自五邦左翼擲給他的臭蛋。自己找自己的麻煩，何苦來呢？

回頭是岸、尚未晚也！

行動黨的領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忙了幾個月，挖空心思，使出渾身解數，充其量最多也只不過暫時壓住自己的陣腳而已，無論如何，已經注定沒落，無法重振昔日的聲勢了，但是，搞政治的人是很少就這樣甘心沉下來的，何況做了過河卒子，就是明知道人民怎樣不歡迎，他們還是要硬著頭皮幹下去。他們在希望著「有朝一日」，這個有朝一日就是他們的假合併搞成功後，就可以放手去和右派結盟。套句李光耀最得意的一句話，就是「加強民族主義者的團結」。他們以為這樣一來，依附著右派的聲勢，還可以照樣橫行下去。可是，算盤是不會這樣如意的。決定政治形勢的是人民，有了覺悟的人民是不能被權勢所征服，也不是可以使用權術就能夠隨使左右的。

行動黨這樣搞法已經丟了半壁山河，在人民中越來越孤立，不但是在新加坡，就是在聯合邦、汶萊和砂撈越等地的聲威也一落千丈。面對著這種途窮日暮的形勢，難道行動黨的領袖真的一點覺悟也沒有嗎？佛法有句話說「罪海難填，回頭是岸」。行動黨領袖們如果是真心為國為民，想在下半世做一點「功德」，對得起自己的子子孫孫，改變目前的處境，機會還是很多的。

當然，要浪子回頭是不容易的，但是，形勢比人強，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政黨，好比那張弩之末，是難有什麼作用的了。整個形勢，不管是國外的或國內的，都在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人民一天天地覺悟，力量一天天地在壯大。人民的命運已經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任何權勢都是不能征服的！

談談幾個月來的時局

馮京

(接自第二版)

### 論五邦大合併的若干問題

如果有人把本邦的獨立前途期望於五邦大合併的計劃，顯然是錯誤的；最終是要失望的。這並非是一種揣測，而是大合併計劃本身並不能引導本邦人民走上真正的獨立，以求「獨立」來贊成五邦大合併計劃是一種完全對本身喪失信心的言論。

另外，某些附和五邦大合併計劃的所謂「人民代表」還發出一種古裏古怪的言論，說甚麼北婆三邦先行獨立，將會給三邦人民帶來「不利的後果」。難道現行的殖民主義統治會比獨立來得更有利於人民嗎？如果是這樣，殖民地人民又何必要求獨立呢？這些先生們有什麼理由說三邦先行獨立就有害，而通過東姑的大合併計劃而獨立就不會有害？這是根據什麼「獨立哲學」而我出的結論呢？如果在這批人的眼中獨立並不意味着人民當家作主的話，那還有甚麼可說。

北婆三邦先行獨立，讓三邦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權力，擺脫殖民主義，進一步三邦人民便可以根據本身的願望與意志，來考慮大合併的計劃，這究竟有甚麼不好呢？那班「先獨立有審論」的主張者是否認為，北婆三邦依然處在殖民主義統治下，人民尚未起來當家作主，外來殖民主義者依然據有大權的時候，來進行大合併計劃便是有利於三邦人民呢？

試問，北婆三邦人民無權作主張，只讓

別人擺佈有關大合併的問題，誰敢保證如此搞出來的大合併不會違反三邦人民的普遍願望與意志呢！大合併並不是幾個人的事，它是關係到北婆三邦人民獨立與繁榮平等的大問題，我們主張應由人民本身來說話，來決定，為甚麼會有礙於三邦的人民呢？難道要讓外人來代替包辦，獨斷獨行，才會有利於三邦人民嗎！這不只是強詞奪理，而且也是太豈有此理，天下那有此等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反害了自己的怪論？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的這種反先行獨立論卻說明了一個事實，既他們不喜歡由三邦人民本身來處理一切有關大合併的問題，他們要外人來替我們出主意，做決定。

目前發展中的所謂「大合併問題」實際上只由幾個所謂「領袖」在搞而已，說甚麼「大馬來西亞」的美景已出現，這其實並沒有真正反映廣泛人民的意見與意志。只籠統地模糊地提出大合併，大馬來西亞是容易的事，可是一旦碰上現實時可不那麼簡單了。那些自命為「領袖」的人可別只在風扇底下交談三言兩語，走出大門便叫出大合併，大馬來西亞的美景出現了。看他們，似乎覺得大合併，大馬來西亞是多麼簡單的一回事呀，說要就要，說美景出現就果真立刻會出現似的。在他們眼里，廣泛的人民似乎都變成木頭，可以隨意讓他們來擺佈人民的政治

前途。

### 正確看待大合併問題

首先應肯定的是，凡是有關大合併的問題，都是人民本身的內部事務問題，外人完全不應越俎代庖來替人民出「主意」，更不應該替人民做決定。大合併問題不只涉及北婆三邦將來的政治發展趨勢，同時它也直接與三邦人民的切身利益發生極其密切的關係，有利於三邦人民的大合併，將會給三邦人民帶來莫大的好處，反之，其後果是嚴重的。因此，凡是違反三邦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合併計劃，都將遭到三邦人民的堅決拒絕。

大合併問題真正的解決只能在沒有任何外來的影響下尋找；只有當三邦人民有了完全的自決權之後所決定的大合併計劃，才會符合於三邦人民的利益。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大合併只能基於互惠與自願的原則去進行，所以，不平等或是強制的大合併都是三邦人民所要抗拒的。

簡單的說，大合併的基本原則是：大合併不能由外人來實行，因此三邦人民必須繼續進行爭取獨立的工作，大合併只能在人民的同意下才能進行，我們反對少數人包辦代替，獨斷獨行。我們主張依照人民的願望行事。大合併計劃必須不損於各邦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權力，大合併應該符合民族平等的實施。總之，大合併計劃必須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則，由人民去決定。

### 本邦人民的當務之急

本邦人民當務之急是繼續加強政治運動

，擴大爭取民族獨立的隊伍。我們反對因為五邦大合併計劃的提出便把爭取獨立運動的事業半途而廢，或放鬆下來。我黨因此應該堅決繼續領導人民貫徹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

任何人如果企圖以五邦大合併計劃來代替本邦人民反殖鬥爭，都是註定要失敗的。不過，我們必須警惕刻下有人企圖通過所謂人民的代表去接洽有關大合併的問題，而此等人物又早已附和五邦大合併計劃，應該說，這是假借民意，扮裝人民的代表，以圖實現五邦的大合併計劃。但是，無論如何，彼等的言論並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情緒與意見，我們要強調，除非獲得本邦廣泛人民的一致贊同，否則，彼等是完全無權代表本邦人民進行任何有關五邦大合併計劃的活動，他們如果喜歡在這個問題上東奔西跑，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他們絕不能將自己命為本邦人民的代表，更不能將自己的意見強加在本邦人民的頭上。

必須強調，本邦當前急務是再接再厲者行全民團結以及貫徹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事業，本邦各族人民，將充滿着信心去完成本邦的獨立事業，不管別人如何藐視我們，譏諷我們獨立的立場。

只要我們相信羣衆，團結羣衆，依賴羣衆，那麼，我們的光榮的獨立事業，定能夠完成。相信，有羣衆的地方，就有辦法，就有希望。

轉載砂朥越人民聯合黨機關報「團結報」第八期。

## 剖析李總理的故事十二講

·旱天雷·

李光耀先生利用總理所享有的特權，在廣播電台進行了一系列的廣播，名為分析時局與合併問題，實質上却是為自己的蠻幹到底尋找理論上的根據，把自己的一切過失和困難都推給反對他的黨派或個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這些一系列的廣播帶上嚴重的主觀片面性，失去了歷史科學上的價值。所以，要對這樣一些「野史」性質的廉價宣傳作全面的批判和分析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既然這些故事性的廣播只宜於充當茶餘飯後的消遣資料，那麼，又何苦浪費時間精力來逐點批駁呢？正是由於這個原故，我認為用比較少的文字篇幅，對李光耀先生的一系列廣播作一些概括的說明，也就夠了。

李光耀先生辛辛苦苦在電台講了十二個晚上的故事，這些故事的缺點究竟在那裏呢？依我看來，主要的毛病在於講故事的人動機不純，立場不正，態度不好，方法不行。這四大不純，不正，不好，不行，就註定了故事本身的失敗，何以見得呢？讀者且聽我慢慢道來：

一，動機不純，所謂寫文章的動機，講的就是為何而寫？要解決什麼問題？要達到什麼目的？自古以來，盲目的寫東西的人是沒有的。或為了憤世嫉俗；或為了愛國愛民；或為了個人的感傷而痛哭流涕；或為大眾之災難而悲憤填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是，沒有目的的亂寫瞎說，真是沒有的，所以寫文章的動機——也即目的性是很重要的。好的文章常常出於那些忠實的愛國志士之手筆，就是很好的

說明。如岳飛的滿江紅詞，文天祥的正氣之歌，都是氣魄宏大，激昂慷慨，感人肺腑的不朽之作。至於那些不好的文章，盡管文章流暢，措辭華麗，但是，由於動機不純（或為沽名釣譽，或為奉承阿諛；或為個人之感懷不遇而無病呻吟，或觸動公憤而為自己作無聊的辯解……）也就使文章無血無肉，不能感人動人。李光耀先生的電台講座正是犯了作文的這個大忌——動機不純的毛病。

李總理為何而講呢？為了替自己討好右派的政策辯護，為了替自己的脫離羣衆，與民為敵尋找理論上的根據，為了粉飾掩蓋自己的困難而製造緊張的氣氛，所以，講來講去都不外乎什麼陰謀啦，玩牌啦，殘酷無情啦……這些陳腔濫調。

二，立場不正。所謂寫文章的立場，講的就是為誰而寫？替什麼人說話？要維護什麼人的利益？我們看有史以來的文章，不是替封建王朝說話的，就是替勞苦大眾說話；不是替統治者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就是為老百姓奔走呼號，仗義執言。所以有的文章就專門在錦上添花上面用功夫；有的文章却寧願作雪中送炭的努力。

立場不同，文章的價值也就不同。為個人私利打算的，人人嗤之以鼻，為人民公益着想的，人人鼓掌歡迎。那麼，李光耀先生的演講又值幾分錢呢？我們只要看他講話時所採取的立場就知道了。他執政了兩年就忘記了反殖民主義的立場，現在唱來唱去的都是提倡跟右派做朋友的濫調，只不過兩年的功夫

就弄到整個黨支離破碎，看看就要完蛋了，他還不自我檢討一下，還在那里做「衆人皆錯唯我獨好」的黃粱夢。眼看大勢已去，好景不常，就不擇手段地製造緊張氣氛，利用執政的方便條件，學起林有福的那一套，在工運和其他方面興風作浪，打擊自己的政敵。這些都是從一黨一派（乃至於個人）的立場上來做事情的具體表現。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立場不正，講話也只好轉彎抹角，專揀那些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來講。這種文章，要當作消遣資料博人一笑還勉強可以，要當作正經的歷史材料來看，那就不值一哂了！

三，態度不好。所謂寫文章的態度問題，指的是寫作時是採取認真嚴肅的負責態度呢？還是採取玩世不恭，逢場作戲的輕浮態度。同樣一件事情，如果以嚴肅負責的態度來寫，就能夠做到恰如其分，是一說一；如果是以輕佻浮誇的態度來寫，就必然要是非顛倒，無中生有了。

李總理在電台的十二講，寫作的態度到底怎樣呢？依我看來，說是輕佻浮誇嗎？又不像。以堂堂總理之尊而發輕浮之言論，開人民的玩笑，相信是不至於的，但是，要說是嚴肅認真吧？也不像。因為許多地方不僅言過其實而且故意加以歪曲，抹煞，割割和增刪修改，真是隨處可見。像這樣的東西既不嚴肅認真，又不輕佻浮誇，多少類似老李本人發明的「既不親共，也不反共，而是非共」哲學一樣，但是無論如何，一篇文章如果不能做到嚴

肅認真，向讀者負責，就必然是非科學的。

批評李光耀先生的文章不够嚴肅，會不會過分一些呢？一點兒也不過分。舉個例來說，像行動黨這樣一個執政的黨，兩年前聲勢浩大，席捲獅島，兩年後却分崩離析，龜縮一隅，苟延殘喘，這個震驚遐邇的重大事件，我們看不到身為行動黨領袖的李光耀先生作片言隻字的自我檢討，反而把整個事件的責任都推得一乾二淨，還說什麼「值得冒險」，真可謂不知所云。如果是贈予「高山滾鼓」的評語，大概不至於太過分吧？

沒有半點自我批評的精神，對自己兩年來脫離人民，放棄反殖民主義立場的錯誤不作絲毫檢討，要做到冷靜客觀地來分析問題，對問題作公正科學的評價。顯然是不可能，態度問題不只是粗野或斯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人民老實不老實的問題，處處掩蓋錯誤，事事推脫責任，面對着焦頭爛額的失敗，還要誇耀自己的手腕高明，眼光透徹，像這樣不可一世的態度，要怎樣能夠使到文章寫得近情近理，感人動人呢？

四，方法不對，這里所說的方法，指的是分析問題是否合乎邏輯，觀點是否正確。同一件事情，用誇大個人作用的觀點來分析，就會得出「非我不行」的結論；用重視羣衆作用的觀點來分析，就會得出「依靠大家」才能成功的真理。錯誤的觀點，在邏輯上也是錯誤的，因為思想方法不對是也。

李光耀先生對問題的分析，最

大的毛病是在於誇大個人的作用，在故事十二講里頭，講的都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一些政治活動，什麼暗中會見馬共代表啦，跟馬共爭奪華校出身的幹部啦，如何說服東姑要合併啦等等。在十二講里頭，我們看不到作為政治運動基本力量的人民羣衆，看到只是幾個政治家的權術活動，玩牌、擲骰子，你虞我詐的把戲……。分析政治局勢不分析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找和依靠人民羣衆解決矛盾的辦法，只在幾股勢力的圈子裏打筋斗，顯然是不能正確地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的。在李光耀先生的分析里當然也提到了人民羣衆（只是提到而已），但是，在他筆下的「人民」是不關心國家和大事的，照他的看法，這些「人民」關心只是廉價住屋、好的薪水，有吃有住，一切就心滿意足了。對人民採取這樣淺薄的看法，把人民看成是只顧頭頭小利的「下民」，抱有這種觀點的人，怎樣能夠對羣衆運動作正確的估計呢？

總之，講了十二個晚上的「時事分析」，概括地說，其主要缺點是動機不純、立場不正、態度不好、方法不對。這四大不純、不正、不好、不對，就使本來可以趣味盎然傳播真理的一連串故事，變成了自我吹擂，掩飾飾非的走江湖賣膏藥的廉價宣傳。這種廉價宣傳到底值幾個銅板呢？且聽我引用一個老百姓的評語。他說：林有福政府要倒的時候還不是這樣吹——共產黨滿天飛麼？看來李光耀政府離大去之期也不遠矣！

李光耀先生最後的一次廣播再一次提到被拒絕進入新加坡的兩個人是共產黨。他指的是文錦權和黃紀作，他們已被新加坡內政部指為共產秘密組織的高級人員。作為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他們是一個合法政黨的成員，而這個黨並不是共產黨。

李先生所指的那封通知社陣說聯合黨代表團不能出席它的或立典禮的信是由聯合黨中央秘書長授權發出而且是註明給社陣秘書長的。

我們要特別強調指出的事實是，任何秘密組織的成員不會被容納在我們黨內，遺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在企圖爭取羣眾支持的時候，竟採用這種令人驚震的策略手段，同時在絕望時竟採用政治暗殺式的手段對付他的政敵，而許多的政敵却只是存在他想像之中。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秘書長

楊國斯

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廣播中對和他見解不

同的人編造了一連串的故事。在他最後的一講中，把我和黃紀作也拖進了所謂「砂共和馬共聯絡」的神話裏，而且在他澄清李紹祖醫生談話的聲明中，又再一次提到我的問題，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作進一步的澄清。

(一) 我要坦率並且毫不含糊地向任何人宣佈：我不是共產黨員。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們這個被喻為民主的殖民地社會裏並沒有學術研究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我實在還沒有辦法確知共產主義是像李光耀先生所描繪的那樣恐怖和殘酷。

(二) 我從不會到過印尼。

(三) 張永仁是誰我根本不認識。

(四) 有必要指出，在一九五四年的時

候，我還是一個廿二歲的青年。以我這樣的年紀，自己能够出入砂印國境，能够在政府當局嚴防邊境的情況下指導及安排共產黨人非法入境和出境的事，而且能够成為有極端嚴格的紀律，並指導全砂拉越共產黨員的共產黨秘密組織的唯一領袖，這難道是一件尋常的事嗎？

(五)

李光耀先生說，從一九六一年六月起，我甚至被禁止入北

婆和汶萊。

可是事實如下：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到四日我還出席了汶萊職工總會在汶萊，詩里亞及馬來亞舉行的一連串成立週年紀念會，直到八日我還在汶萊。

###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來函 駁斥李光耀的談話

至於北婆，我從未申請到該地，被禁止進入的事究竟從何說起。

記得李光耀先生曾說過：如果一定要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一抉擇的話，我（李光耀）將選擇共產主義。這樣，照李光耀先生自己的邏輯來說，我們說李光耀先生也是共產黨員，相信是不會過份的。

李光耀先生也許希望在他製造了恐怖氣氛之後，能假手殖民地政府或右派政府為他把五邦所有和他見解不同的人都抓進監牢里去，他自己就可以自居為「社會主義者」而所向無敵。不過，我相信，堅決的反殖民主義和為人民事業而奮鬥的人並不會因此絕跡。

我希望李光耀先生要爭取羣眾的時候，最好能以理服人，若能這樣，李光耀先生為自己生存而掙扎的鬥爭，還不失為「大丈夫」型的鬥爭。  
文錦權

## 事實不容歪曲

包探

李光耀先生在電台做了一系列的廣播，描述他怎樣跟共產黨周旋的故事，這些故事的真實假假，當然只有李光耀本人最清楚，譬如他暗中跟馬共全權代表來往的事，既沒有人會出來承認，也不會有人出來否認，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大可以讓歷史來作見證，用不着現在就來自我欣賞，發酒論英雄的。但是，對於一些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事，却是不容否認，也不容歪曲的。

這些不容否認，不容歪曲的事，經有關的人出來澄清，在報章上公開發表過的，至少有下列幾項：

### 一、鄭越東先生辭去市議員和退出工人黨的事件

李光耀在廣播中暗示鄭越東是接到馬共的指令而退出工人黨的。證據是什麼？沒有證據。因為整個事件的發展，李光耀都是採取推測的思維方法，得出只能夠用「暗示」的形式來表達的判斷。所以，從法律的觀點看來，這種指責是根據薄弱，不能成立的。

按照李光耀自己的說法，所謂「全權代表」當時只是說：「給我們一些時間，我們設法去做就是」這樣的「一些時間」和「設法去做」，都說明了問題的不肯定性。還有「讓我們試試看」，「盡我們的努力」的意思。這些話，都跟「接受指令而行使的意思差得太遠了

事實上當時工人黨的幾個議員（除了鄭越東之外），在市議會中的表現是很惡劣的。當時的形勢是：作為工人黨：作為工人黨市議員領袖的鄭越東先生是主張支持行動黨一切對市民有利的改革和措施的；而其他工人黨市議員却跑去和反動派合作，公開違反鄭越東的領導。另一方面，許多下層羣眾都跑來詢問鄭越東，要他明確地表明態度，對工人黨其他市議員的行為表示強烈的不滿。正是這些情況，使鄭越東不得不這樣退出工人黨的道路。

其實，重要的問題在於當時退出工人黨是否明智的和正確的行動，而不在於誰來推動這次辭職。李光耀先生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故意抹煞了第一點，而去強調和暗示第二點，通過這種手法來達到打擊別人的目的，這樣做，是很不榮譽的。

實際上誰在推動這個問題上，只要了解了當時的情勢，就會知道：推動鄭越東辭職的是工人黨市議員和人民羣眾，而不是什麼「個人」，更不是什麼「全權代表」。在工會工作的許多朋友當時都勸鄭君辭職，這是相當多人都知道的內情。所以一定要說鄭君的辭職是由於馬共指令的結果，顯然是強詞奪理的。何況，鄭越東先生在辭職之前也徵求過老李的意見，老李還想約他到美豐茶室商談。結果是老李半勸告半警告地說：「你不要再參加競選，不然林有福可能對付，最好是讓行動黨來奪取這一席。」這些情況，也是當時很多進步圈里的朋友都知道的事實。

李光耀在廣播中採取暗示的語言指責鄭越東把當時辭職的前因後果公開揭露出來，老李很不好受，於是，他就感嘆說：如果你再多講我就要公開一切，包括全權代表是誰和許多地點，人名，這些人都要受累！

應該指出：這不是好漢的作風。要麼就好好地講道理，用不着施行恐嚇。恐嚇不是戰鬥，用恐嚇來代替說情理，並不符合做人應有的道德標準。

### 二、林猶英和張金陵的文章

李光耀在電台的第十講中，指責林、張兩位立法議員有共產黨朋友替他們在幕後寫文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些文章是出自共產黨人的手筆呢？據說是因為：（一）

在林猶英的演講辭里，對殖民主義者作了嚴厲的抨擊，指出了林有福政權失敗的原因在於鎮壓工會和民主運動。（二）在張金陵的文章里提到六三年憲制談判應該至少爭取到廢除公安委員會，新加坡人民爭取到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

僅僅因為林、張兩位立法議員發表了堅決反殖民主義和要求為人民爭取到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的言論，就硬硬套上一頂「共產黨朋友代筆」的帽子，這就難怪許多正直的人士都要紛紛脫離行動黨，而弄到行動黨面對淪亡的厄運了。

對林、張兩人的攻擊，被暴露與被打擊的並不是林、張兩位立法議員，恰恰相反，這種攻擊正好說明了行動黨為什麼會在短短的執政兩年內就弄到土崩瓦解的原因：心胸狹窄，把一切主張堅決反殖民主義的人士都圈為親共份子，這種「非共」的立場已經和林有福的「反共」政策沒有界線了。把一切不合自己意見的左翼人士都說成是親共份子，弄到自己剩下孤家寡人一個，這種搞法，焉能不败？

### 三、政治學報上的一篇文章

政治學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馬朝東的文章——合併的正確道路。文章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對合併問題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要實現對人民有利的合併，就要依靠新馬兩地人民的團結，就要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掃除實現國家真正統一的障礙。正如該文章的題目所指明的，文章試圖說明的是：合併的正確道路是什麼？應該遵循着什麼方針來爭取，才能實現國家的真正統一？李光耀在廣播中把這一切都說成是馬共企圖利用新加坡來搞聯合政府的蛋，挑撥兩地人民的惡感，這實在是離題萬里，歪曲得太過份了。

不但此也，李光耀先生引用別人的文章時不只是斷章取義，而且還無中生有，這里不妨抄錄一下原文，讓讀者對照一下。

原文是這樣的：「堅決領導人民進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依靠人民和動員人民的力量，進一步爭取更大的自主的權力，在行將到來的憲制談判中，爭取廢除殖民主義對內部自治的控制，讓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權力，為爭取完全的獨立和促進國家的統一打下穩固的基礎。

努力促進星馬兩地左翼運動的團結，爭取星馬兩地左翼力量的發展，創造對人民更加有利的「合併」的時機和條件。這就是實現星馬統一的一正確道路，也是人民當前奮鬥的中心任務。」

李光耀的引文變或：「堅決領導人民進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依靠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流動性（意思是說，人民在星馬兩地的來往），動員人民的力量，進一步爭取更大的自主的權力，在行將到來的憲制談判中，爭取廢除殖民主義對內部自治的憲制，讓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權力，爭取完整的獨立……爭取星馬兩地左翼力量的發展……這就是實現星馬統一的一正確道路。」

兩相對照，讀者不難看出，李光耀先生不但把原文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刪去，而且，還自己加上一段原文中沒有的句子，可見其歪曲，割割別人作品的態度，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地步。這種手法如果出自一個無賴文棍的手筆，還情有可原，而偏偏出自身為總理之尊的李光耀先生的手筆，却是太不可思議了。

### 四、人民協會職員的罷工

對於人民協會職員的罷工，李光耀先生企圖用「政治作用」四個字一語帶過，堅持無理開除到底，這里不打算來詳細辯論工潮是誰非。但是，對於明明記錄在案，可以對証的事情，李光耀先生也企圖否定掉，把黑的說成白的，也就未免太可怕了！

例如，人協被開除的十七個職員中的大多數，明明都是現在仍留在行動黨內的顯赫人物親自介紹的，但是，李光耀却偏偏講成是那些搞社陣的前行動黨職員介紹的。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想起美化無理開除的行動。把人協的職員為爭取工作權利的罷工說成是政治事件，從而達到清除異己，實行黨全伐異的殘酷目的。但是，事實就是事實，事實不是因為當權的人聲音比較大就能够抹煞掩蓋的。如果李光耀所作的指責是事實，那既就不着害怕設立調查庭來調查事情的真相了。然則李光耀先生為什麼拒絕公開的調查呢？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因為假金怕火是也！

### 五、所謂砂勝越地下共產黨的來信

李光耀先生在電台的最後一講

中揭露砂勝越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九月下旬通過李紹祖跟林清祥取得了聯絡，李光耀先生講得有聲有色，好像真有介事一樣。

原來這封所謂高級秘密的「聯絡信」，是砂勝越的一個合法政黨——人民聯合黨的秘書長授權一位中央委員（文錦權）寫信給林清祥的公開信。信中所談的也只是說明人民聯合黨不能派代表出席社陣成立大會的原因而已。像這樣一封普通信件，竟被李光耀渲染成砂勝越地下共產黨組織跟林清祥的聯絡，這不是廉價的宣傳是什麼呢？

有人也許要問：為什麼李光耀先生要把這樣一封普通信件誇大成為嚴重而且非法的文件呢？以下幾種解釋也許比較符合實際：（1）找不到什麼新鮮的宣傳材料可以攻擊他的政治對手，所以把一封普通信件拿來吹法螺；（2）把封普通的公開信說成是什麼地下的東西，無非是要製造緊張氣氛，乘機亂套紅帽子；（3）用誇大與歪曲事實的方法，把林清祥宣傳成一個可怕，危險，而且暗中進行非法活動的人物，好在人民羣眾中造成恐懼的空氣，孤立與打擊林清祥。

此外，我們實在找不到其他正當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要把一封普通的信件誇大成為砂勝越共產黨地下組織跟林清祥的聯絡信。這不但是無事生非，蓄意歪曲，而且簡直是對砂勝越的一個進步的左翼政黨的誣蔑！

上面所提到的幾點，有關的人都在報上作了必要的澄清，剖白事實真相。至於廣播中所涉及的其他許多人和事，比如羅敏申公司的工潮，所謂馬共在大選中支持人民黨，拉惹古馬的談話等等。人們只要根據當時的一些客觀材料和從常識上來判斷，都會自己找出正確的答案來的。這里不想一一加以剖析批駁。

李光耀先生以總理的尊貴地位在電台作了十二講的廣播，我們隨手拈來，就發現了這樣多跟事實不符的東西，其價值幾何，人民是心里完全明白的。這樣做除了替人們提供一些茶餘飯後的資料消遣之外，對李光耀本身來說，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常言說：講者自講，聽者自聽。法螺吹得這樣响又有什麼用呢？

# 黨代理主席馮俊田同志

## ——在第五屆黨代表大會演詞全文——

黨第五屆常年代表大會，於十月廿九日在總部召開，出席會議的有芽籠東支部、芽籠士乃支部、樟宜支部、甘榜加南支部、實加納支部、甘榜峇岸支部……等。

會議開始，首由代理主席馮俊田同志致詞，繼之，會議熱烈研討有關當前的局勢問題和黨的歷史任務問題。會議且通過十項議決案。

茲將黨代理主席馮俊田同志，在第五屆常年代表大會之演詞記錄於下。

### 同志們：

再過一、二個月1961年就要結束了，就要在我們反殖民主義的時代中過去。同志們，一年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但是1961年却是自從行動黨執政以來最多事的一年，1961年將成為黨史上新的一頁，並開始帶來了許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

在執政二年之後，在1959年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的行動黨已經開始走下坡，日益衰落和瓦解。同志們，這是今年內星洲政壇上的重大事件。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自從1954年以來行動黨可說是一個希望進行反對殖民主義的政黨。但是，行動黨是由許多集團的人所組成的。一些人要徹底進行反殖民主義，另外一些人却只想從中尋找機會和地位，他們的態度是妥協的，我們也已經親眼看見過從1954年至1959年所發生的許多事件。林有祿政府曾經採取過好多次的行動，逮捕了職工會和行動黨中的人。因此，造成了李光耀的集團在行動黨中掌權，這可說是林有祿的行動保障了李光耀的領導權。同志們，林有祿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是不民主的，因此，引起了全星人民的反對以致星洲發生了混亂的局面。結果，林有祿政府在1959年的大選中被打垮了！

雖然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巨大的勝利，我們必須知道當時的行動黨是在李光耀右翼機會主義的領導下的。為了認識李光耀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及在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上的政策是怎樣的，讓我們回憶過去的大選吧！在1959年的大選中，人民黨曾派出四名候選人參加芽籠士乃、甘榜峇岸、實加納和阿裕尼的競選。在那個時候我黨還是將行動黨認為是一個友黨，同時，我們發出呼籲所有社會主義的反殖民主義政黨必須合作以便反對反動的親殖民主義政黨。我們的呼籲不但沒有獲得良好的反應，相反的，却遭到行動黨的指責和譏罵。同志們！只要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認識李光耀是怎樣的人物，他是我們的友人還是敵人。在那個時候，我們不只要和親殖民主義者作鬥爭，同時還要遭受行動黨的嚴重打擊，因此，我們在那次的大選中失敗了。這件事表明了行動黨日益走向右傾的機會主義，他們對我們在反殖的堅決態度感到恐懼。

在行動黨執政之後，行動黨就一直在吹噓它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但是，在我們看來，雖然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大勝利，而當時所實施的憲法還是內部自治的憲法，外交和國防還在英國人的控制下，內部治安問題却在內部治安委員會的監視下，內部治安委員會是由三名星洲代表，三名英國代表和一名聯邦代表所組成的。所有這些都明顯說明了星洲還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至於社會結構和它的經濟仍是殖民主義性質就更不必說了。在這種情況下，行動黨已經失去了頭腦，把它的政府形容成一個「人民的政府」。同志們，這純是一個欺騙，企圖掩蓋

人民的耳目，以便感到心滿意足，完全不必再向殖民主義者手中爭取更大的權力。我們認為如果殖民主義者還控制着任何行政或社會生活，那末這就證明殖民主義并未消逝，這個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進行鬥爭在所有範圍內消滅殖民主義的影響和勢力。只有完成這項工作後，我們才能說我們已經真正獲得自由了，同時，我們也才有可能去建立一個真正「人民政府」行動黨不敢說出這個真理以便人民認識真相，相反的，他們反而故意欺騙人民，同志們！像這樣眼光短淺的人，我們能否把他們當作社會主義者呢？

由於這樣，在執政六個月後，行動黨就開始走下坡了！他們增加煙稅和汽油稅的政策就引起了人民的憤怒，以後的一些逮捕行動和追捕二個南大學生的事情，以及取消四個職工會聯總的註冊，也在工人和知識份子當中引起不滿，因此，行動黨不僅在理論上已經是不能再繼續領導人民反對殖民主義而且在實際上也和人民的利益相違反，接着王永元事件的爆發也暴露了行動黨的許多弱點和秘密，以致引起人民對它感到失望，從那個時候開始，行動黨的聲勢便迅速地降落下來了。

在芳林和安順區的補選之後，政治局面發展得更迅速了。行動黨在這二個選區里敗得非常慘重。在芳林補選中，它幾乎失去按板金，安順區在一九五四年是屬於李光耀的堡壘丹絨百萬區，行動黨的候選人也敗給工人黨的候選人。我們認為行動黨的失敗，是由於他們在面對今天星馬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重要問題上犯了錯誤，我們親眼看到行動黨的許多政策經常引起人民的憤慨。我們完全明白這個事實，所有這些事件是發生在內部自治憲法的情況下，這個憲法給予政府的權利是有限的。我們這個說法並沒有表示目前的憲法已經將它約束以致不能實行民主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不是這個意思。同志們！作爲一個要獲得人民支持同時爭取人民的自由的政黨，它還是能夠做好工作的，同時也必須敢於反對殖民主義者的陰謀鬼計，如果他們本身已經向殖民主義者盡忠，成爲孝順的兒子或者已經墮入殖民主義者的陷阱。那末它進步的本質也將失去的，行動黨正是遭遇這情形，同時在這一點上犯了錯誤。安順區的補選不僅造成行動黨的失敗，也造成了行動黨的分裂。行動黨中的比較進步的份子紛紛脫黨，這包括了十三名立法議員，行動黨過去的領袖和許多在中央和支部的工作人員。他們組成了一個新政黨，稱爲「社會主義陣綫」，這個政黨成立時馬來亞人民黨及勞工黨所組成的馬來亞人民陣綫以及汶萊的人民黨都派代表在正式的大會上發言。同志們！這就是目前星洲政治局勢的新發展，在對這些發生的事件作過分析之後，我們必須將本身適應於這個新的情況。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對這個新政黨的態度，我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同志們，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許多觀點是常常和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

陣綫的態度一致的。

現在來談談我們在反殖民主義中的政治任務，我們人民的鬥爭必然獲得勝利的，同時我們常常將我們所有的工作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聯繫起來，例如：在爭取合併和大馬來西亞的問題上，馬來亞人民黨的主席亞末·波斯達曼曾說過：有二種馬來西亞，一種是殖民主義者爲他們的利益而推動的；另一種是人民爲了本身的利益而提出的。我們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提出來的方式，在星馬合併的問題上也是如此的。同志們！爭取星馬合併就是一件事反對殖民主義者和親殖民主義者的事業。因爲一向來就是這些人故意將星馬分開。同志們，合併也有兩種：一種是馬來亞社陣、星洲社陣和人民黨所提出的真合併，也就是新加坡或成爲聯邦的一州，新加坡具有公民權的人民被接受成爲聯邦的公民，他們的權力是連帶的，由右翼親殖民主義份子所提出來的合併是假合併；例如：行動黨不願將教育政策和勞工政策歸給中央政府處理，以及沒有要求適當的人民代表數目和公民權權力，而聯盟却還猶豫接受星加坡成爲一州，以及星加坡公民成爲聯邦公民。合併之後，星洲人民能選派多少代表進入聯邦議會，兩地政府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表示。行動黨在這一點上也沒有堅決的態度。同志們：現在所有這些已經非常清楚是誰不願合併，是誰爭取真正的合併，我們完全確信，我們的理想必然會實現，無論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困難。因爲，這個時代已經是一個新的時代了。

廿世紀的時代是一個全世界殖民地獲得解放的時代，亞非州許多被西方勢力壓迫的地區都在這時期獲得了民族獨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獨立的民族像雨後春筍的出現。亞非州的民族將他們組織成一個亞非州的集團成一股中立的力量在世界局勢中扮演着重大的角色。如果我們客觀地觀察的話，我們將很容易達到一個結論，所有這些剛剛獨立的民族都傾倒社會主義，一種保障人民生活的社會制度。因爲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壓制他們的過去的殖民主義者，是他們一路來所反對的。這些國家傾倒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否認的。因此，這個時代是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時代。新加坡許多政黨自認要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一點也不令人感到驚奇。不久之前聯合國大會中，曾提出一條提案要求所有殖民地宗主國無條件地給予全世界的殖民地以獨立。這個動議雖被嚴重討論，結果是在沒有一個人反對之下通過。同志們，這不是清楚地表明民族解放運動已經能爲一股任誰也不能抵禦的浪潮，對於我們人民的鬥爭來說，我們完全確信，我們的鬥爭不僅獲得祖國所有人民熱烈的支持，同時也獲得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我們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相當長久的，只有那些不承認歷史的人企圖掩蓋事實，以及將所有鬥爭的戰果歸於他們的本身的或就以及不承認其他人所作的努力和貢獻。鬥爭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的。我們的人民一直在前進，一直到今天我們獲得憲制鬥爭的方式。同志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階段，殖民主義者正在敗退。這正顯示殖民主義已在世界上衰退和瓦解。相反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却在加強和鞏固。面對這情況，殖民主義者被

迫撤退。在國內外對我們有利的新局勢下，我們確信憲制的鬥爭可以帶來進展。從1948年以來，殖民主義者開始緩慢地撤退。突然地在1954年，殖民主義者被迫妥協，林德憲制宣佈了一個大選，在本邦歷史上第一次出現。1957年在倫敦的憲制談判中又再規定了在1959年大選實行自治憲制。我們目前所實行的憲制正是1957年談判的結果。它的好壞我們都共同體味到了。由於上述的原因，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已同意在1963年再作憲制談判，這就是明顯的事實表明人民已經獲得憲制的進展。因此，這個憲制的鬥爭還是必須繼續進行以便我們獲得祖國的真正合併。

爲了獲得進展，我們覺得政治上的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所有不民主的方式和壓迫必須取消，星馬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責任的。如果他們是公正的話，我們提議那個給予政府無限權力的公共安全法令必須取消，因爲從我們的經驗中，隨意逮捕人而不必經過審訊的這種權力是不民主的。星馬許多社會主義者就是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扣留的。廣大的人民正在感到懷疑，通過民主的鬥爭以便獲得政權是非法是合法？如果這種民主的鬥爭方式也不被允許的話，那麼民主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們的人民是愛好民主和希望享受民主生活的，但是，如果政府常常效法人民另一種方式的民主，例如：逮捕敵對黨人員而不必提出證據。那麼，人民一定會反對這種民主和討厭這種民主的，我們不能埋怨人民，因爲他們是從日常生活中得出結論。同志們，不久之前新加坡總理會製造各種謬誤，說這個人是共產黨，那個人是親共份子或受共產黨支持。但是，當這種指責被人反駁和 要求証據時，而李光耀却目瞪口呆，拿不出証據。李光耀所作的這些指責是什麼目的，恐嚇人民嗎？或者準備條件採取不民主的行動。同志們，我們人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而且，我們可以預料，任何不民主的行動，政府採取的話只有給予人民一個教育，提高他們的認識。如果民主被殺，人民必然更加熱愛民主以及極力去爭取它。我們感覺爲保衛民主權力，是成爲一項重要的鬥爭。

對於所有黨的同志們，我號召大家注意我們黨的組織，鞏固和加強黨，我們要在黨員當中培養團結的精神，以及將各種技節節和彼此的誤解消除。黨的問題應當比所有的問題都來得重要。同志們！個人的問題如果和人民的問題，國家的問題，黨的問題比較起來是多麼渺小的，過去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並不很重視，也有一些黨員對於團結的重要性理解不夠，他們應該認識這個真理「團結就是力量」在加強團結的同時，我也要呼籲所有黨員，常常進行思想的修養，作爲一個爭取實現人民願望的政黨的黨員，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責任，作一個思想覺悟的黨員。進行思想修養並不是很容易的，我們的黨員需經常學習，關心國內外政治的每一項發展，擴大我們的眼界，認識我們的社會，在各民族當中建立一種兄弟般的友誼，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如果我們要爭取社會的進步。最近會有一些人要玩弄種族主義的火焰，我呼籲所有的同志們對這問題提高警惕，以及認識它的危險性。爲了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爭取進步和成功。同志們！我們須要有一個堅強和積極的領導層，這個代表大會將選出我們的新中央委員會，我希望所有的同志們，深思熟慮，以便選出他們認爲能夠領導黨的人。

我的話就到這里爲止，謝謝大家！